

全国首部XR数字音乐儿童剧《敦煌·九色鹿王》“六一”精彩亮相

科技赋能艺术
探索儿童戏剧无限可能

本报记者 徐雪霏



流中,二人共同认为作为新时代的戏剧人,有必要将XR技术运用到《敦煌·九色鹿王》创作中,为舞台艺术创新发展作出有益尝试。

那么,究竟什么是XR?XR是指通过计算机将真实与虚拟相结合,打造一个人机交互的虚拟环境,是VR(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AR(Augmented Reality增强现实)、MR(Mixed Reality混合现实)等多种技术的统称,以及介于它们之间的所有内容。通过XR创新技术,打破了物理空间对戏剧表演的限制,是古老艺术与前沿科技相互碰撞产生的硕果,拓展了传统戏剧的时空界限和传播维度,使舞台上也能出现电影艺术的蒙太奇效果,为观众带来全新的戏剧体验。

相较于传统戏剧电影或视频,XR数字戏剧在拍摄过程中不受物理空间限制,可通过动态追踪系统短时间内获取演员与虚拟场景的位置,且实时渲染输出虚拟场景与演员真实表演相融合的画面。这样能精准捕捉到演员的微表情和肢体张力,演绎复杂的心理状态,更具沉浸感和代入感。

共同的追求让宋永顺和幕峰找到了共同完成全国首部XR数字音乐儿童剧的创作方向,历时5天,每天工作16—17个小时,最终于5月17日完成了全国首部XR数字音乐儿童剧《敦煌·九色鹿王》的录制工作。被誉为“敦煌的女儿”——87岁高龄的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先生亲笔为这部剧题写了剧名。

齐丽华向记者分享了这次难忘的拍摄体验:“我们是在北京星光影视基地600平方米XR数字摄影棚内进行拍摄。现场顶部有200个定位点,摄影机的操作系统与定位系统联

动,可以精准地捕捉到演员的动作及表情,将演员激情的表演尽收眼底。这次拍摄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体验和挑战,在拍摄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地进行调整来适应这种全新的拍摄方式,比如有一个镜头是坏人射杀了一个小动物,主演摸到了小动物身上的血,然后透过这个沾满血的手看到了象征鹿王的神树,然后特写给到主演神情的变化,也预示着内心的转变。不需要过多的台词,这样一个镜头就能把全部的信息传达给观众了,可是这在剧场的舞台上是无法实现的,它用数字舞台替代实体舞台,使戏剧舞台上也能呈现出电影艺术的蒙太奇效果,为观众带来全新戏剧体验。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有益的探索,将XR数字技术融入我们的戏剧创作,让观众全方位地感受戏剧的魅力。

该剧的创作团队秉承着“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的创作理念,让敦煌文化在多元化的艺术呈现中“活”起来,努力探索舞台戏剧XR数字化发展传播新途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 儿童戏剧市场广阔
如何推动戏剧高质量发展成为关键

近年来,儿童戏剧以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出现在舞台上,受到越来越多家长与孩子的喜爱。随着儿童戏剧市场的快速发展,儿童戏剧工作者们在丰富题材、主题开掘、舞台呈现手段等方面都开始了不同程度的创新与探索。在内容上,创作者们更加注重价值观的引导和教育意义,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提升互动性;在形式上,除了传统剧场演出,线上直播、互动剧、VR体验等形式拓宽了儿

童剧的观看渠道,增加了体验的丰富性,各种各样类型的儿童戏剧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锦娱文化传媒(天津)有限公司演艺总经理李众从业近十年,在他看来,儿童戏剧在演出市场全行业链条上虽小众但重要:“说小众是因为儿童戏剧票房体量跟新型的各种亲子类演艺产品相比确实少很多。说重要是因为,儿童戏剧的文学艺术价值,是亲子类演艺甚至是亲子类美育教育中最重要的基石,儿童戏剧的发展,会带动儿童文学、亲子游乐、亲子电影等各个板块的发展和高度。”

2023年9月4日,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儿童剧委员会发布了“2022年度中国儿童戏剧教育发展年度报告”,报告指出:“戏剧是青少年德智体美劳‘五育’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与有机组成部分。我国戏剧教育事业发展既是国家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的内在要求,也是儿童核心素养全面发展的现实需要。”

儿童戏剧作为我国戏剧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少年儿童的德育、美育以及健康成长具有重要作用。天津市儿童艺术剧团自成立以来,致力于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通过戏剧让孩子们更多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文脉,宋永顺表示:“我们创作儿童戏剧的主旨在于让当今的广大少年儿童在与传统文化认知的碰撞中,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在传承发展中,依托数字技术这一新质生产力要素带来的裂变效应,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新的生机活力,在新时代焕发出耀眼的光芒,推动文化创新走进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敦煌·九色鹿王》仅仅是一个开始,有了数字技术的加持,未来,我们将致力让更多的儿童戏剧走进校园,让孩子们充分感受戏剧的魅力,寓教于乐。”

近年来,随着教育育人方式、美育教育地位、学生特点和需求的改变,儿童戏剧市场有了更广阔的空间,同时也呼唤更多适应新时代少年儿童审美需求的优秀作品。然而,随着儿童戏剧市场的不断扩大,行业乱象问题也随之而来,对此李众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近些年来行业乱象频出。个别民营团体粗制滥造,不讲水准;个别院团,大投入、高制作的剧目脱离观众喜好,使儿童剧演出失去了戏剧本身的反思等深刻的艺术价值,从儿童剧转变成了儿童游乐场。儿童文学、儿童戏剧被亲子行业的巨大产业链绑架,出现了只卖票不保证质量、只娱乐没有文学艺术价值的市场现象。大型外国IP剧,在上海、北京、武汉等城市,每张票接近两千元,其中大部分收入付给了国外的版权经纪机构。”不过在李众看来,恰恰是这些现象才侧面印证了“树立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性。

剧作家、评论家欧阳逸冰曾说过,“儿童戏剧要通过满足与激发孩子的想象,提高他们的素质。我们应该把人类文明中的精髓展现给他们,以一种符合儿童观看、了解的表现方式让孩子们在获得欢乐的同时也能吸收到文学中的崇高内涵。”

《西安戏剧》主编、西安市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韩健表示,“信息爆炸带来的巨大影响使得少年儿童对于生活的认知极为广泛,知识积累明显增多,自我意识不断增强,想象力极其丰富。因此,儿童剧创作要在注重极强的趣味性和娱乐性的基础上,深入了解当代少年儿童心理变化,关注他们所关注的内容和话题。”

当下,儿童戏剧市场迎来新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新挑战。如何在广阔的市场需求下,守住初心,推动儿童青少年戏剧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培根铸魂,成为儿童戏剧工作者的光荣责任。

术基金音乐剧编创人才班学习创作,丑菁琇和同学们一起观看了阅兵仪式。难忘的经历激发了她的创作灵感:“祖国的强大和民族自豪感给予我深沉的力量。我想用我熟悉的艺术形式创作一部作品,作为献给伟大祖国的一份贺礼。”

为了创作好这部作品,五年间丑菁琇多次前往敦煌采风,精美的壁画成为她的灵感源泉:“敦煌艺术的美,令人惊叹。每次讲解员都用很轻的声音讲解,用微弱的手电筒的光来照亮窟内的壁画作品。这样不仅是对壁画的保护,也是怕打扰了这沉睡千年的艺术作品。我希望敦煌壁画这样的艺术瑰宝,不仅在甘肃莫高窟可以看到,更希望能将它搬上舞台,让更多的青少年儿童看到活态传承的艺术作品。这个作品创作历时五年,文稿修改了十几稿,三十三位专家从不同领域为剧本给出建议。在搬上舞台的二度创作中我们又修改了十几稿,甚至在每一次演出的时候,我们都还在反复推敲、精心打磨,就是为了不断完善这部作品。”

在艺术呈现上,《敦煌·九色鹿王》导演、天津儿童艺术剧团副团长齐丽华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敦煌·九色鹿王》的剧本创作依托敦煌题材,因此我们在木偶剧的基础上结合敦煌独特的地域文化和艺术特色,采用音乐剧的形式展现出古老敦煌之美,其所传达出爱、感恩、宽恕的主题深刻隽永,对于启发少年儿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积极作用,更加激发少年儿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兴趣和对善与美的探求。”

同时,该剧运用多种表现手段,既有XR这种数字前沿科技的加持,又有木偶和皮影这种传统技艺展现,通过不同艺术门类的碰撞和融合,丰富舞台表现手法,增强舞台美术的表现力。“我们希望通过富有哲思、颇具戏剧性的情节,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赋予美育教育意义以及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意义。”齐丽华说。

● 在600平方米XR数字摄影棚内
拓展传统戏剧的时空界限和传播维度

有了好的剧本,如何将剧本中蕴含的深刻含义通过视觉效果传达出来,是《敦煌·九色鹿王》创作团队下一步要努力的方向。《敦煌·九色鹿王》出品人、舞美视觉总设计、天津儿童艺术剧团团长宋永顺尝试了很多办法,希望通过技术手段在历史与未来的碰撞中展现戏剧之美,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2023年9月,在北京国际设计周·太湖舞美国际论坛上,宋永顺见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XR数字技术实验学科带头人,中国首部XR数字戏剧《麦克白》总导演慕峰,在深入探讨与交

非遗新传



大量采用榫卯结构、工艺要求细微处达到0.5毫米、复杂船只构件可达数万计的郭氏古船模复制手工制作技艺,采取写实手法押绘、图案达到逼真传神效果的郭氏葫芦及配饰制作技艺,郭锐作为一项市级非遗项目和一项红桥区非遗项目的第三代传承人,从事工艺美术40余年,熟练掌握两种非遗项目的多种技法,作品题材新颖、雕刻传神、创意独特、不拘一格,同时他还创建金郭文化艺术工作室,培养后继新人。

郭锐 让两种非遗技艺携手共进

本报记者 孙瑜



进行古船模型制作。这项技艺是以真船同材质为原料的传统复制手工技艺。制作原料包括木料、布料、线绳、金属、油漆等十余种材质,工艺涉及放样、木作、竹编、染、缝纫、雕刻、绘画、上漆等多道工序。

葫芦及配饰制作技艺采取写实效果极强的押绘工艺手法压制葫芦表面图案,并设计装配手工制作的精美配饰,形成完整器。押花材料以天然葫芦为主材,在葫芦表面采取画、划、押、赶、挤、按等多种工艺技法押绘,配饰制作原料包括竹、木、牙、角、玉石等多种材质,以素活、浮雕、圆雕、透雕等雕刻技法精雕而成。

这两项非遗,因其制作材料和工艺的多样性,要求传承人需熟知多种原材料质地并掌握数个领域的工艺技巧。所以,看似毫无关系的两种非遗技艺,其内涵和技术原理是相通的。

上小学前,郭锐就在父辈的指导下开始做一些小的物品模型,在这个过程中接触了很多制作工具。同时,他还学习基础绘画和简单的泥塑、雕刻等,对以后熟练掌握这两门技艺有很大的帮助。郭锐说,由于小时候没有什么玩具,每当看到父亲做东西,自己心里就非常兴奋,想去尝试一下。由于当年使用大块的木料成本高,郭锐就用下脚料来练习。

当郭锐使用下脚料做的东西有点起色,父亲就开始进一步指点郭锐。比如,父亲在看到

郭锐使用刀具削木头不规范时,就会告诉他怎么使用刀,然后再怎么磨刀,而且还要从削铅笔开始练习。受父辈的影响,郭锐现在教学生时,也是先让学生练习削铅笔。由于学习雕刻不仅要学画、使用各种刀具,而且还需要学习上色和打磨抛光等,使用的工具也逐渐多起来,郭锐觉得,正是因为学的技艺和使用的工具较为全面,这也为日后熟练掌握两门技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两种技艺相互贯通

作为掌握两种非遗技艺的传承人,郭锐觉得,古船模复制的这门技艺,制作起来需要更大一点的场地,对制作者体力要求也更高,表现力也会更强一些。葫芦及配饰这门技艺,工作环境比较干净,也没有不好的气味,但葫芦制作风险性也大,需要心更细更静。所以通常他是交替来进行两项非遗创作的,比如说在给古船模绘图的时候,如果怎么也想不明白其中结构,资料也暂时找不着,没办法那就只能等,或者做船模累了的时候,这时郭锐就会去做葫

芦。由于制作葫芦会静心,他很喜欢这个过程。再比如,葫芦押花的时候也会遇到瓶颈,因为这个工艺需要针对葫芦的不同皮质进行设计制作,在设计遇到问题时,郭锐会把葫芦先搁下,先把配饰做了,换换脑子。

谈到两种非遗的工艺异同,郭锐说:“两种技艺都属于工艺美术,只不过在形式、表现力、材料和历史价值上有所不同。葫芦及配饰的技艺大约有两三百年的历史,古船模制作技艺的历史要更长一些。”

郭锐介绍,古船模复制手工制作技艺主要以木材、金属为主,布料为辅,是以还原古船形态并结合古代制作工艺形成的传统手工技艺。这项技艺大量采用榫卯结构,工艺要求细微处达到0.5毫米,复杂船只构件可达数万计。同时,在设计上,郭锐在还原古船形态时,对船体结构、工艺制作精益求精,达到逼真传神的效果。因为难度高、耗时长,常常一艘船制作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而葫芦及配饰制作技艺主要采取写实效果极强的押绘工艺手法,压制葫芦表面图案并设计装配手工制作的精美配饰。同样是在设计和工艺制作上要求“写实”“逼真传神”,因此

制作一件优秀的葫芦艺术品也需要很长时间。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面对两种技艺的传承,郭锐表示,两种技艺的传承方式没有什么区别,甚至都是一起传承的,但对于传承人来说是有所区别的,有的孩子喜欢葫芦,有的孩子喜欢古船模型。“我不要求我的徒弟,把我的两门手艺都学会,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是有先天优势,从家族传承下来,从几岁就开始接触这两门技艺到现在。我的徒弟年龄都不一样,让他们每个人都学两门不太可能。所以说,只要你有一些绘画基础,然后你有悟性,都可以学习,喜欢哪门就学哪门。”

目前,郭锐的儿子已经成为这两项技艺的第四代传承人,郭锐还有一名徒弟和几十名学生。郭锐介绍,现如今他们每周到丁字沽小学、河北工大附小授课,推广非遗和传统文化。郭锐还创建了金郭文化艺术工作室并准备筹建个人艺术馆,他希望在这个馆内进行操作展示、培训,方便更多的人来参观,让更多人对这些非遗技艺感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两种非遗传承百年

郭锐的工作室内摆放着他用三年时间复制出的英国皇家海军兵舰潘多拉号模型。古船模长2.6米,高2.15米,三层船体相互通联。郭锐介绍道,制作该船模需要手工打磨出650片长100毫米、宽15毫米、厚1.5毫米的船底铜板,并以10400个直径1毫米的铆钉加固。由于上钉需一次成型,必须严格控制误差,操作难度极高。船体上的船头女神雕塑、船尾舱舷及围栏、可移动火炮等几百个尺寸不一造型各异的船体组件,都是手工雕刻打磨而成。在玻璃柜中,摆放着多个郭锐制作的葫芦及配饰作品,这些作品获得了包括《百鹤金鼎奖》和《金凤凰创新产品设计大赛金奖》在内的多项荣誉。

在郭锐的记忆中,这两项非遗技艺都属于家族传承,传到他这里已经是第三代了。《郭氏古船模复制手工制作技艺》创建于1915年,而《郭氏葫芦及配饰制作技艺》始于1916年。

郭锐从父亲口中得知,郭锐的爷爷从小酷爱帆船,擅木作雕刻,后来爷爷开始研究制作古代造船模型并逐渐发展制作出工艺更加复杂的古帆船模型。到了父亲这代,不仅自幼跟随爷爷学习古船模型制作,后独立设厂,专业